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八

仙道

古詩三首

律詩一首

經言高鑒

謙上

昔遊

昔謁華蓋君綠袍崑玉脚人棺已上天白日亦寂莫巾几猶未却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余時遊名山發軔在遠壑

鄭曰軔而振切○朱曰雖騷朝發軔於蒼梧又朝發軔於天津

良觀達夙願

含淒向寥廓林昏罷幽磬竟夜暮升艮岑頂

朱曰艮岑東北之岑

伏石閣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

朱曰犹康琴賦王喬披雲而下墜天台賦王喬

控鶴以冲天何敬祖在昔王子喬有道發伊洛迢遞凌峻岳連翩御飛鶴王喬傳或云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聞道士浮丘公接上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柏梁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縕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卒首謝時人而去

晨溪嚮虛駛

鄭曰駛苦夬切駛馬日行千里

徑行已昨豈辭青鞋眠

趙曰青鞋山行之具公又嘗曰若耶溪雲明寺青鞋布襪從此始眠足病

尚憶同志樂伏事董先生

朱曰董先生董京威也行吟常手足胼胝宿白社之中時乞市肆得碎繒結以自覆

於今獨蕭索胡爲客關塞道意久衰薄

蘇曰吳詩漏令以鍊丹砂道意又不怡神氣

悲髮變鬢具

朱曰一云鬢髮變多謝玄暉詩有情失望卿誰能鬢不變詩鬢變如雲趙曰髮之黑者曰鬢鬢髮變

言變而爲黑也未憂筋力弱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

朱曰杖一日扶一云衡謝靈運詩游羅浮行自必廬霍江淹擬雲連詩靈境信淹留貴心非待設平明登雲石峯杏與廬霍絕

幽人

朱曰易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士衡詩幽人在浚谷

孤雲亦群遊神物有所歸

朱曰陶潛詠貧士詩萬族各麟

鳳在赤霄何當來儀

朱曰劉公幹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書以鳳來儀張協七命掛歸翮於

青霄之表漢書麟鳳在郊數孔融曰麟鳳來須声作○趙曰張茂先鶴鶴賦序彼鷺鷥鵠鴻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際或託孤峯之外則鳳凰言赤霄宜矣然麟亦謂之在赤霄李者多疑之殊不知徐陵之生寶誌見之曰此兒天上石麒麟自天而降亦自在赤霄矣

往與惠詢輩中年滄州期

歐曰惠詢輩謂東遠許詢也謝玄暉之宣城詩既權壤祿

情復協滄洲趣李善注揚雄賦云出有黃公者起於滄洲頤神養性故後人以滄洲爲隱者所居荀勗經曰漢水逕琵琶谷至滄浪洲乃漁父棹歌處即滄洲也○修可曰海中十洲其一曰滄洲

朱曰詩合風雅安將樂弃予如遺郭泰機衣工秉刀赤斧我忽若遺古詩弃我如遺跡

在瑕疵

朱曰僖七年傳不有瑕疵

洪濤隱語笑

朱曰曹植汎舟越洪濤晉王凝之風賦驅東極

之洪濤郭璞江賦鼓洪濤於赤岸木玄虛海賦洪濤瀾汗曹毗江賦洪濤突兀而橫持蔡邕賦洪濤涌以沸騰晉蘇彥詩洪濤奔逸

勞鼓柂蓬萊池

朱曰孫楚賦舟人鼓柂而揚歌史漁父鼓柂而去○蘇曰方鰣曰吾將吞燕日月光華散

柂遊蓬萊酌天醴云將還源返腦爲卅外人青杉木版非吾所好也

崔嵬扶桑日

朱曰山海經曰日出陽谷

津

朱曰天台賦漱以華池之泉○孝祥曰黃庭經曰口爲玉池太和官漱靈夜亦不作注云口中液水爲玉津又中黃經曰徂服元和除五穀必獲寥寥天得

曜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

朱曰屈平九歌有東皇太一又孔蓋方翠旌說死鄂君汎

舟於新陂之上張翠羽之蓋張平子東京賦翠羽之高蓋曹植曰仰撫翠蓋陸士衡詩云翩翩翠蓋羅

悲

朱曰張景陽詩歲暮懷百憂有志之士志未獲伸而時不我與則未嘗不以時逝爲歎也故多以歲暮爲之憂悲○師曰幽人乃幽隱之士按唐史拾遺惠昭荀爽與友善常以詩相倡酬甫此詩思之故以二字自爲幽人取易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之義神物

促商山芝

朱曰見喜晴詩注定功曰皇甫謐高士傳秦始道修可曰漢武帝曰曷促拔轡下駒

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

龍也。龍翔而雲從，前聖人出而賢人應之。祥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蓋鳳之爲物，有道則見。今雲未遇神龍，鳳不遇有道之世，雲則無所歸，鳳則不來。儀是以賢人幽隱此其時也。海上有十洲，乃神仙所居。滄洲是其一也。甫往與二子約中年功名成，遂爲滄洲之遊。自別以來，悄無音耗。殆恐二子以余信道不篤，見疵於余，是以弃我若遺，而無所思也。甫詩云：道意父襄薄。又云：丹砂負前諾。是故有內體，非道流之句。蓬萊池蓋海上有三島，一曰蓬萊，二曰方丈，三曰瀛洲。曰出于明谷，拂于扶桑。珊瑚生海底，有五色如瑠璃翠蓋。即翠羽飾蓋也。東皇乃東方青帝也。元和津乃天地一元之氣津液也。煙霞微謂蒼洲在煙霞深微之中。自洪濤隱語笑以下，皆敘說滄洲之興。鼓枻乃鼓楫也。甫意謂若与惠荀輩遊滄洲，則必鼓枻以拂扶桑之日，映照珊瑚之技，順風排帆，輕箇翠蓋，挹東皇漱元氣，隱於煙霞之表。雖功名赫赫，未足爲稱。雖四皓歌商紫芝，猶爲局促。比此真樂无穷，万遠矣。奈何言不相副？今復飄泛五湖，尚爲羈旅。况年已衰暮，將與物化，豈不爲之悲傷乎？

憶昔行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

鄭曰：舸，加我切。朱曰：茅君內傳大

勤不見，華蓋君艮岑，青輝慘公麼。

鄭曰：上烏堯反，下元果切。○劉良曰：小也。

三步回首五步坐。

修可曰：曹公祭橋文有曰：車過三步腹痛莫怪。李陵別蘇武詩曰：轔馬顧悲鳴。五

步彷徨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違淚交墮。

曰：嘗心樂事。

四者難并，座懸中心若有違。趙曰：上句言望華蓋，君招之而不來也。下句言欲爲仙賞之遊，而事與願違，所以悲泣也。宋玉招䰟有句：芳歸來者凡十二。今言未字者，反言之也。唐昌王葬花詩云：意消眼冷，未逢真山。出於杜公平。

弟子誰依白茅。

朱曰：一作石。見淮南子。鄭曰：盧邀。

藥鹿臂。

朱曰：除灰死燒丹火，玄圃滄洲莽空闊。

朱曰：十洲記曰。

崑崙山三角，一角正于北辰，星輝名曰閻風嶺。其一角正西，日玄圃，其一角正東，曰崑崙宮。其一處有積金爲天鏞城，西千里，城安金臺，不君。內傳曰：入海之中，崑崙蓬萊，方丈瀛洲，白山八亭之山，所以山神有洞宮。修可曰：葛仙傳云：崑崙一曰玄圃，也滄洲。

十洲之一洲也舊注引茅君內傳正謬矣

金節羽衣飄嫋娜

鄭曰上於可切落

日初霞閃餘映

朱曰以黃金爲節鳥羽爲衣漢武帝拜欒大鳥羽爲衣取其神仙飛翔之意○趙曰言華蓋君金節羽衣之所往來有落日初霞之輝映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

東西無不可

朱曰言其飛翔無所往而不可

松風間水聲合時

鄭曰謂居晏妙

兜黃熊啼向我

朱曰兜如野牛青皮堅厚可以爲鑑鑿家之山里散官生得黃熊而獻之按類書成王特不屠國獻青熊未嘗獻黃熊也輒改以附會如此

徒然答嗟撫遺跡至今夢相仍猶佐

趙曰六公在山中愁寂不堪撫華蓋君之遺跡而夢相猶見之也

訣隱文須內教晚歲何功使碩果

朱曰使一云收

更討

朱曰一云覓

衡陽董鍊師

朱曰董鍊師神仙也隱於衡陽○趙曰以爲求仙須得有可行而傳秘訣不見華蓋君矣邵思南遊

南遊早鼓瀟湘旆

朱曰晉東晉都賦青雀飛轡余皇鼓旆○夢符曰右按道藏書中

有隱訣其書曰太清九宮其最最高者稱太皇紫皇玉皇也○師曰神仙有三十六洞天第一王屋山之洞名曰小有清虛天崑崙山

杜子八

四

一日玄圃一日華蓋仙人之所居艮岑崑崙東北之岑甫昔遊小有洞不憚辛勤與遇仙賞時盧道人結茅山下居焉甫謁之訪其仙術葛仙翁與費長房跳入壺中忽見殿閣崔嵬皆鑾閣葛喝之煙霧四起鑾自開闢今以盧比之葛仙翁故云獨起青銅鑾玄圃滄洲皆仙境金節以黃金爲旌節羽衣以鳥羽爲衣或曰鶴毛取其飛翔之音微忽東西無不可美盧老得仙術飛空無往不可甫以乘興而來遊樂極則哀繼之故未言青光黃熊啼向我蓋興尽而反故也撫遺跡謂撫循舊事形之夢想昔淮南王有鵠寶枕中秘訣其文字隱之不以示人故曰秘訣隱文須內教董鍊師隱於衡陽即董京威也甫欲謁之故云南遊早鼓瀟湘旆旆所以正船也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

朱曰謝惠連詩飲餞野亭館分袂沿湖食

天邊今轉蓬

朱曰曹子建詩轉蓬

驅馳不可說

朱曰劉備曰年來驅馳不根

談笑偶然

同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

朱曰蒙卦

家家迎荀子

朱曰後漢

處識壺公

朱曰費長房傳市中有老翁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長房於樓上翻之異焉因

方術傳荀子訓有神異之道到京師公卿已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皆爲設酒脯終日不匱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

往再長笑峨嵋北潛行玉壘東

洙曰江賦峨嵋爲泉陽之
揭玉壘作東別之標○曾

日行言
下甫自晦迹也

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髮少何勞白

梅曰此以嘆也

景美冲融

洙曰謝靈運詩餘景逐前儔謝飛鳥臨水愧遊魚

畢

仍役

蘇曰徐邈喪亂之際形役心勞兒女寒瘦雖有厭居不暇少安○趙曰陶淵明云既自以身爲形役

妻涼

信不通懸旌要路口

趙曰史記云搖搖懸旌無所終薄

倚劍短亭中

修可

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

洙曰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

師曰元逸人隱道士也有神仙術甫作詩寄贈之

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

洙曰論語夫顓臾昔先王以爲東蒙

主以蒙山在東故曰東蒙地理志泰山蒙云縣禹貢徐州蒙羽其藝云故云蒙地也○蘇曰壺翁云吾當佩含景駕蒼精逍遙於絳闕

孫端劖銘有云從革庚辛含景吐商

結

洙曰一

草屋

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師古曰今京城直南山道名子午谷

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

洙曰一作並

陰崖

規夜啼山竹裂

蘇曰竇詒居蜀之津源放浪不羈月夜子規

裂黎民命駕遁于峩峯武帝三徵不起○劉曰前輩詩云子規枝

上月三更常以夜啼山中嫌其夜啼其聲哀怨故燒竹爆裂以驚飛言此蓋取其辭寂也

王母畫下雲旗

洙曰一

翻

洙曰離騷載雲旗之逶迤九歌乘回風芳

載雲旗神異經東方有宮青石爲墻左右闢高百丈畫以五色左思蜀都賦猩猩夜啼子規禽也人謂望帝冤○修可曰王母鳥名絳鯮名王母使者又王椿齡云其尾五色長二三尺許飛則翩翩正如旗狀○趙曰對子規啼又竹裂言啼之苦也雲旗者神仙之儀衛也○劉曰周穆王與王母會於瑤池雲旗霓裳擁簇自天而下詩言此蓋取其與神仙往來之意知君此計誠長住芝草琅玕日應長

珠曰後漢逸民論長往之軌未殊庾肩吾蜘蛛玩芝草芝葉正玲瓏十洲記鍾山在北海之子地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本草青琅玕生蜀郡平澤蘇業注云琅玕有數種是琉璃之類火齊寶也琅玕五色具以青者入藥爲勝出雋州以西烏白亦虫中及于閨國靈異兼圖載琅玕青色生海中云海底以網掛得之初石之聲乃與珊瑚相類禹貢雍州厥貢璆琳琅玕尔雅云西北之美者有琨崐瑤琨之璆琳琅玕孔安國郭璞皆以爲石之似珠者而山海經云琨崐山有琅玕是王之美者明瑩若珠之色而其狀森植耳

福地何蕭爽

珠曰三秦記云終南太一山左右三十里內名福地西有石室靈芝魏都賦云雲舒蜺以高垂○趙曰詩人逆料其如此如乾州金精山女仙張麗英昇仙之地有鐵鎌丁垂然則詩人逆料元逸人之長往亦復然乎○師曰神仙訣錄有天仙地仙三十六洞天八十一福地由地仙積累功行遂超昇天仙今逸人致身福地已爲地仙之流何其瀟洒清爽神氣不凡故也

賄阮隱居

助

陳留風俗襄人物世不數

鄭曰數所矩切○珠曰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瞻弟子脩孚族弟放放弟裕皆陳留人

祖貧知靜者性自益毛髮古

修可曰謝靈運始寧墅詩云還得靜者便

馬入隣家蓬蒿翳環堵

珠曰江文通詩顧念張仲蔚蓬蒿滿昭二十六年傳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月今葵莠蓬蒿並興懦行儒有一亩之官環堵之室注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爲堵五堵爲雉

堵自摧毀

張景陽詩環堵自摧毀

清詩近道要

趙曰傳咸贈崔岱詩云人之好我贈我清詩

苦

珠曰劉棻嘗從揚雄李作奇字劉歌觀之泣曰空自苦○宋曰昉善篆隸故云云

裳踏寒雨

珠曰崔駰達旨辭曰與其有事則褰衣雋足冠掛不顧

甘猛虎

魯曰沈休文詩避非避喧

足明箕穎客榮貴如糞土

珠曰陸士衡云徐翰少无宦情有箕穎之心晉語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五常無乃不可乎箕山名穎水名許由巢父隱處也韓二十八年傳榮季曰况瓊玉乎是若糞土也○師曰識字用心苦時昉踏雨尋訪甫議欲遠引深遁謝絕當世不接喧囂雖餒猛虎所甘心也甫謂其真有箕山類水乏節視榮貴如糞土然

覃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

朱曰見南極一星朝北斗注○趙曰老人星一名南極在井柳中乃南方星今言覃

山人本隱居此地蓋自是南極之老人星也

北山移文誰勒銘

朱曰齊書孔稚圭字德璋同彦倫隱

鍾山移應詔出德璋依北山移文其文云馳驛煙路勒移山庭君歸去來云松菊猶存

哀壑無光留戶庭

朱曰殷仲文哀壑叩虛北山移文云誘我竹松欺我雲壑予兒女蒲眼又值亂離不得已而返居塵

予見亂離不得已

蘇曰蘇嶽謂嵇康子與登肥遯宜其時也故又以能經出處譏之也

子知出處必須經

趙曰上句以已徵諷之言也我所以不仕而流落於外正亂離

之故耳而覃山人者何事而出云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赤吾之族

悵望秋天虛翠屏

朱曰天台賦壁立之翠屏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

朱曰陳書阮卓傳武威陰鏗字子堅五歲能誦賦日千言及長

余亦東蒙客

朱曰語孔子曰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在東故曰東禹貢徐州蒙羽其藝○趙曰東蒙山名公時在兗州故云

怜君如弟兄醉眠

秋共被

朱曰姜肱兄弟同被而寢○趙曰晉祖述劉琨情好綢繆共被而寢

捲手日同行更

想幽期覬還尋北郭生

朱曰列子與北郭生連牆而不相通○趙曰北郭生指言范十隱居也舊

詩能使高興盡

入門高興廢

修可曰唐仲文

侍立小童清

落景聞寒杵

朱曰落景落照也

屯雲對古城向來吟橘頌

朱

張華有橘詩郭璞有贊惠連有賦○修可曰楚詞自有橘頌非橘詩贊賦也今備載之

固難從更壹志兮綠葉繁榮紛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博兮青黃

蘿援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紛緼宜脩姱而不愧兮差尔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兮深固難徙廓其无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

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棲其有理兮年少可師長兮行此伯夷置以爲像兮

誰欲討尊羹

朱

陸機傳機昔詣侍中王濟濟捐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荅曰千里輶羹未下鹽豉時爲名對○趙曰張翰在齊王冏府因時

執權翰思禍及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曰人生
貴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舊注所引非
○師曰其時甫游山東故云東蒙客北郭生以比范隱居小童清
言无塵俗氣甫咀味李白之詩雖張翰尊羹之美不足思也故云
誰欲討尊羹

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

趙曰故公无復簪笏之願而欲寄情江海

題張氏隱居三首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洙曰丁丁伐木声鄭曰丁宁耕切

斜日到林丘

洙曰謝靈運詩落雪洒林丘

不貪夜識金銀氣

洙曰史天官書

遠害朝看麋鹿遊

洙曰史天官書

石門

敗軍破國之墟下積金寶上皆有氣不可不察以不貪故不夜識氣象也

伍被諫淮南王曰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墓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

乘興

杳然迷出處

洙曰言不出處介意也

對君疑是泛虛舟

洙曰莊子山水篇方舟而

落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己以游此孰能害之。師曰歷冰雪言甫破雪訪鄭氏斜日到林丘言所居幽

遠

也張全身遠害於此與鹿豕游說者以麋鹿游姑蘇之墓則誤矣虛舟以喻虛己以遊世

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濟

洙曰一潭鱣發發作零

春草鹿

諸延切

呦呦

洙曰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往鹿得草呦呦然鳴而相呼也蘇子濬詩云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

杜酒

偏勞勸

洙曰魏武帝樂府句以解我憂唯有杜康酒杜康造酒者。鄭曰儀狄造酒杜康因之後世只云杜酒

張

梨不外求

洙曰潘安仁閑居賦張公大谷之梨

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

無愁也

○釋老寺觀附

古詩八首

律詩八首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出郭眄細岑

鄭曰：眄，莫甸切。劉曰：眄，斜視也。

披榛得微路

洙曰：天台賦云：披荒榛之澤，求蹊徑，拔榛覓路。

溪行一流水，曲折方屢渡

洙曰：師古曰曲折言委曲。

也贊公湯休徒

洙曰：惠休上人姓湯。

好靜心迹素

晏曰：素謂質。

昧

枉霞上作盛論巖中趣

洙曰：後漢旌車之招，相望於嵒中。

怡然共携手

恣意同遠步，捫蘿澁先登

洙曰：天台賦攬繆木之長蘿，謝靈運蔓弱峯可捫。

陟嶺

眩反顧

鄭曰：上語蹇切。下禁絹切。

要求陽岡暖

洙曰：顏延年陽岡園精氣陰谷曳煙寒，謝靈運蔓弱峯可捫。

若涉陰嶺沕

洙曰：胡故切。左太冲賦攬繆木之長蘿，謝靈運蔓弱峯可捫。

未展

洙曰：盧子諒凝露霑原上苔。

杖策廻且暮

洙曰：左太冲賦杖策招隱士。趙玄祖太公避狄杖策夫。

曾顛

洙曰：謝靈運築觀基曾顛，又云日落山照耀。

餘落日

洙曰：謝靈運築觀基曾顛，又云日落山照耀。

露

洙曰：盧子諒凝露霑蔓草詩，謂行多露霑。

天寒鳥已歸

洙曰：白陶潛衆鳥相與飛，未夕復來歸。蘇曰：鮑昭詩天寒日已夕，出鳥自知歸。又云天寒幽鳥歸。

月出山更靜

洙曰：山一依人，更一依己。沈休文月華臨靜夜，夜靜感分懷。

松門耿踈影

洙曰：謝靈運鑿石岩照影，石鏡牽葉入松門。

躋攀倦日短

洙曰：謝靈運常日短。

日短語樂寄夜永

則時在冬，故用日短夜永出尚書日短星日短。

土室延白光

昇明燃林中薪，暗汲石底

洙曰：莊子作泉。

從來支許遊

洙曰：支遁字道林，講維摩經，遁爲法師，許詢爲都講。

天機秉

天機淺。

興趣江湖迥，數奇謫關塞

洙曰：李廣。

造衆謂无以歷難，謗設一難以調，遁不能復通。數奇孟康曰：奇偶不耦也。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爲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奇上所角切下居宜反。黃日：師古以數奇爲命隻不偶合，則數乃命數之數，非跡數之數也。而音所角反蓋傳印之誤。朱景公筆錄云：孫宣公奭當世大儒，亦以數奇爲朔。余後得江南漢書本乃所具，反以此考之，殆傳印者誤以具爲角也。因以此詩注猶仍舊音，故特辨之。徐敬業古詩云：寄言封侯者，數奇良可歎。

道廣存箕願

洙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

何知

戎馬間復接塵事屏

鄭曰义郢切

幽尋豈一路遠色有諸

嶺

修可曰郭璞詩五上達野嶺沉吟立夕陽

晨光稍曇曨

珠曰陶淵明作惟峰是下晉潘岳西征賦云眺華岳之陰崖

更越

西南頂

寄贊上人

一昨陪錫杖

珠曰天台賦振金策之於金策錫杖也

卜隣南山幽

趙曰左傳唯峰是卜晉潘岳西征賦

年侵腰脚衰未便陰崖秋

趙曰晉潘岳西征賦云云

重岡北面

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兼土

珠曰買一作置

斯焉心所求近聞

西枝西有谷杉黍

珠曰一作黍

稠亭午頗和暖

珠曰天台賦義和亭午孝祥

日氣曰明日初出曰旭曰晰注云日月之光通明曰景日景曰晷煦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昧日晚曰旰日將落曰薄暮曰西落光反照於東謂之返景在下曰倒景

收

夢符曰右按春秋左氏傳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委吳也夫得志於齊

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今云石田足收則雖無用之田猶可種而獲也子美醉時歌又有石田茅屋荒苔古之

句當期塞雨乾宿昔齒疾瘳

珠曰塞一作寒

徘徊虎穴上

逸曰

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珠曰謝靈運作裝反柴荆孫綽風流爲一時冠。師曰二老言

班超去不入虎子面勢龍泓頭柴荆具茶茗徑路通林丘

大公伯夷避紂之乱故隱居東海北海之濱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珠曰謝靈運作裝反柴荆孫綽風流爲一時冠。師曰二老言

別贊上人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

珠曰謝玄暉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我生若漂

蕩何時有終極

修可曰曹子建詩相思無終極

贊公釋門老放逐來

上國

師曰贊公與房琯遊從琯旣待罪贊公亦被謫上國京師也

還爲世塵嬰

珠曰陸士衡章吐嬰

在手

定功曰佛經云手把持網又世編嬰我身。師曰贊公本脫俗人今反爲世塵所累嬰累也

豆子兩已熟

蘇曰崔玄見背贊公亦被謫

頗帶憔悴色楊枝晨

百曰丘子眼中黑精也。言無邪覩也。趙曰今取楊柳字以見贊當春方爲寺下來秦州而已。見丘勒之際矣。公宿贊公房曰杖錫

何來此秋風已颯然字同一義。舊解惑楊柳字出佛書更引爲齒木之用云云徒爲贊矣。

是身如浮雲

君

曰語時富貴如浮雲維摩經是身如電念念不在緣是身如浮雲須臾滅是身如電念念不在

朱曰蔡莫初度江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

興

天長關塞寒歲暮飢凍逼

朱曰一云長天關塞寒歲暮飢寒迫。趙曰當作飢寒字

別留詩在十月而此云歲暮者以見將爲歲暮之計以救飢寒也。

野風吹征衣欲別向曛

黑

朱曰鮑明遠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謝靈運詩朝游窮曛黑。禹補曰日入爲黑。

馬嘶思故壠

朱曰陶潛日入群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嘶一作鳴王正長朔風

歸鳥盡歛翼

朱曰陶潛日入群地崇山遠水惟與騷客作愁具

古

來聚散地

蘇曰長安乃古今聚散榮辱之地崇山遠水惟與騷客作愁具

宿昔長荆棘

朱曰王導別阮籍露沾人衣

相看俱喪年出處各努力

參曰宜努力爲

都之地昔與贊公或聚或散於此今經祿山之亂王古詩云明時各努力又云努力宜加飭。田曰吳越春秋載越人送其子弟作離別相去之辭曰行行各努力。師曰此蓋歎兩

蓋長荆棘况二人俱當裴年出處之迹可不勉乎

謁文公上方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蹠

朱曰江文通絳氣下燃薄注云絳氣赤霞氣也。

目

逸曰窈窕

幽深兒

長蘿紛卷舒

朱曰陶潛既窈窕以尋壑謝靈運側徑既窈窕

金

惠永感堯來馴

朱曰高僧傳僧

遂得文公廬俯視萬家邑煙塵對階

除吾師雨花外

朱曰高僧傳有講

經而天雨花者

不下十年餘長者自

布金

朱曰給孤長者以黃金側布于祇園地

玷翳白月當空虛

朱曰大珠曰月言其性之圓明也。故佛書有摩尼珠及水月之說又曰望已前爲白

月望已後爲

黑月見佛書

甫也南北人

朱曰檀弓曰今丘也乃東西南北之人。革曰甫以漂蕩无定居故云云

蕪漫少耘鋤

師道曰謂性地

久遭詩酒汚

師曰甫嗜酒好吟每多因詩酒

忤權貴故云云

何事參簪裾

端本曰簪裾士大夫之服

王侯與蠻蠻同盡閨

丘墟願聞第一義廻向心地初

朱曰第一義言其教無上也佛書脩行有十地以徵

金篦刮眼膜

鄭曰篦邊迷切刮古殺切膜末各切。朱曰見金篦空刮眼注。師曰凡看經明達

性本誓如以金篦刮去眼膜所視豁然甫欲文公以無上教開發甫性使悟無生法。

價重百車渠

鄭曰車昔

遮切。朱曰法華經或有行施金銀珊瑚真珠摩尼碑碣瑪瑙

無生有汲引茲理儻吹噓

大覺高僧蘭若

楷曰和尚去冬住湖南若尔者切

巫山不見廬山遠

趙曰廬公遠也

松林蘭若秋風晚

朱曰蘭若

寺也二云蘭蘭也若杜若也。修可曰釋氏要覽曰蘭若者梵言阿蘭若唐言無淨因分律云空靜處座婆多論云閑靜處智度遠離外大悲經云阿蘭若者離諸忽務數說不同其實無諦往以爲蘭草杜若非

一老猶鳴日暮鍾諸

有飛泉。趙曰遠法師廬山記曰東南有香炉山孤峯秀起

種杏仙家近白榆

朱曰神仙董奉居廬

飛錫去年啼邑子

朱曰高僧傳有飛錫而赴齋者。定功曰

錫飛空而往西天此丘持錫有二十五威儀九至室中不得着地必掛於壁牙故釋子稱游行僧爲飛錫安住僧爲掛錫孫綽天台賦云玉喬控鵠以冲天應旨飛以躍虛。趙曰言其去冬往湖南也注云得真道之人執錫杖而行於虛空故云飛也邑子同邑之子

也獻花何日許門徒

朱曰高僧傳僧有戒行嚴潔天女來獻花。趙曰後分經載釋伽爲靜慧仙人時獻五蓮花於燃燈佛此獻花之祖也其在佛僧則謂諸弟子之來從者爲門徒矣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

修可曰維摩經曰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其界皆以香作樓閣

其國出來無文字說但以衆香令諸天人得入律行善薩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獲得藏三昧

夜深殿突兀

風動金琅璫天黑閉春院地清棲暗芳玉繩圓斷絕

朱曰王鐵鳳森翔翔梵放時出寺鍾殘仍殷床

朱曰玉繩回斷

飲食遇扶杖把臂有多日

朱曰絕交論

開懷無愧辭

朱

開懷言露底裏黃鸝度結構

朱曰見新亭結構罷注

紫鵠下栗思

鄭曰鵠音

曰前漢文帝紀未央宮東闕四面皆火師古曰栗思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列垣墉之廁其刑栗栗然一曰屏也栗音浮

愚

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湯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

朱

沙門惠休姓湯氏善屬文。趙僧易惠善詩與文以比贊公也。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氍巾

鄭曰氍毹達惻切毛布也

深藏供老宿

取用及吾身

朱曰以白氍毹布爲巾老宿僧之年老而有宿德者以供老宿之物而奉吾所以言其敬。時可曰南

史高昌國多草木有草實如繭中絲

如細纏名爲白氍毹國人取織以爲布

新道林才不壯

朱曰支遁字道林有才辯

惠遠德過人

朱曰高僧惠遠有夙德

雨

瀉暮簷房風吹青

朱曰一作春

井芹天陰對圖畫最覽潤

龍鱗

師曰天陰對圖畫言二人相對如盈圖中人也揚子雲攀龍鱗附鳳翼最肴潤龍鱗言攀附贊公而有所滋潤也

雨

宿贊公房

彦輔曰贊大雲寺主謫此安置

十四

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

師曰昔慧遠禪師與陶淵明結白蓮社甫昔與贊公遊從亦其比也今之霜倒半池蓮言蓮社今落也

性

朱曰性安窮達不以放逐而違尔

虛空不離禪

朱曰釋經以禪宗爲空門

也

宜相逢成夜宿龍月向人圓

題玄武禪師屋壁

何年顧虎頭

趙曰世說載顧愷之爲虎頭將軍舊注以爲僧相誤矣

滿壁畫瀛洲

飛常近鶴

朱曰天台賦振金策之鈴飛錫杖也有人遺支坐林鶴者遁林放之。田引圖經詩州贊山最奇絕

日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

朱曰二作水

錫

修可曰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晋陵無錫人名大氣尤工丹青傳寫刑劫莫不絕妙曾目於瓦棺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說光照月餘

而山蘿大勝蒜公与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梁武帝帝以二人悉具靈通俱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人以鶴止處爲記已

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声誌公之鋤遂卓於山麓道人不憚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

杯渡

不敬鷗

洙曰尚僧傳杯渡者不知其名姓常乘木杯渡河因名变化詭異圖溢在石勒時以爲海鷗○趙曰傳灯錄載劉宋時杯渡者不知姓氏常乘木杯渡水嘗宿一家竊一金像去主人追之至孟津浮木杯渡河无假風棹輕疾如飛不驚鷗使弟子海上有狎鷗之意舊注所引非

隨惠遠遊

洙曰世說遠公在廬山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

與並光明耳○趙曰言所畫之趣似是廬山路可以尋惠遠

大師也○沈曰昔陶淵明與惠遠遊從結白蓮社甫以比之

謁真諦寺禪師

蘭若山高廟

洙曰蘭若寺名

煙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

落長松

洙曰天台賦落落之長松

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墉未能割

妻子上宅近前峯

洙曰費長房弃妻子以從壺公○趙曰如宋周顥長於佛理於鍾山西立隱舍終日

長蔬錦有妻子獨處之此於卜宅近寺翁爲可證也舊注以費長房弃妻子從壺公遊非是

已上人茅齋

歐陽脩曰僧齊已也善吟詩知名於唐

已上人茅屋下

定功曰潘安仁秋興賦序云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

簾入林僻

蘇曰王弘常携竹簾石枕於林泉僻處終日偃卧長笑○趙曰詩有入林僻之語亦一幽居之僧耳

爪留客遲江蓮搖白羽

洙曰白羽扇也當

天棘夢

作蔓

蘇曰當

青絲

鮑

可以賦新詩枕

蘇曰工部已師茅

一稱之茅近有冷齋話謂之柳而不著所出○蘇曰工部已師茅齋詩也注者不一皆不究源而苟生波瀾先生曰天棘梵語柳也

伊吾曰本竺國呼柳爲天棘夢疑弄字可与正文妥帖王逸少詩曰胡上春風舞天棘信柳非疑也○田曰夢作蔓云天棘乃天門

冬非也○趙曰歐陽文忠公善本夢作蔓字蔡伯世云此句最

學者或以天棘爲柳妄引近傳東坡事載王逸少詩湖上春風舞

蔓高至丈餘其葉如絲而散則天棘爲天門冬明矣杜田見歐陽

知本亦空不許詢輩難酬支遁詞維摩經謂无以鑒難

許設一難遁不能復通○趙曰支遁講維摩經許詢常設問難公蓋言我空忝爲許詢之流而難酬對支遁所以美已上人也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洙曰湯休上人數問舟航留製作長開篋笥擬心神沙村白雪仍含凍

京賦其遠則有九峻甘泉涸互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相如上林賦其北則含凍裂地冰揭河江縣紅梅

已放春先踏燼峯置闌若徐飛錫杖出風塵

洙曰燼峯香爐子平西

峯也在淳陽廬山有東西二林寺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
否老去新詩誰與傳

洙曰与一作爲

其蒼鴟動隨尋澗竹

洙曰尋幽

袈裟憶上泛湖船聞君話我爲官在頭白昏昏只醉

杜子美

十一

寺觀

古詩四首

律詩一十五首

遊龍門奉先寺

魚旨言曰龍門在西京河南縣地志曰關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

洙曰僧史後魏太武帝始光元年創立伽藍爲招提之境隋大

業中改天下寺爲道場至唐復爲寺○師曰釋氏書招提菩薩皆古佛号故寺謂之招提或多伽藍或名道場其實一也

陰

壑生靈籟

昱曰莊子齊物篇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注簫也音賴○彥輔曰沈佺期西

岳詩陰壑以永閑○師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以其背陽故爲重陰沵寒之地風聲爲天籟水声爲地籟笙簧爲人籟靈籟即風也靈者苦也如雨曰靈雨

月林散清景

洙曰謝莊月賦声林虛籟淪地涼波梁昭明太子鍾山解講晦出岩

隱光月落林餘影○師曰万物之影无始月影最清謂之金波蓋取其清也古云人間何處无風月纔到僧坊分外清蓋言奉先寺風声月影皆佳致也

天闕

洙曰闕作閼

象緯逼

軾曰闕字當作闊或作闔蔡天啓云古本作闔史以管籟

天王介甫云當作天闕對雲臥爲清切蔡絛云韋遂東都記龍門
号雙闕以与天內峙若天闕焉此遊龍門寺詩用闕字又何疑○

十月丁王直方詩話亦云○夢符曰右按山謙之丹陽記曰大兵
中議者皆言漢司徒許或墓闕可從施之王茂弘弗欲陪乘出宣

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曰天闕也豈須改作帝然之又晉
雷渙妙達象緯○彥輔曰庾肩吾經禹廟詩侵雲似天闕

衣裳冷

次公曰後漢郅惲傳惲明天文歷數仰占玄象其說遠
並日非闕天者不可与荀遠鮑昭升天行有雲臥恣行

天孟浩然有雲臥畫不起也

谷覺聞晨鍾

鄭曰斂居效切寤也

令人發深省

蘇曰

陶淵明聞遠公議論謂人曰令人頗發深省○彥輔曰庾信詩山
寺響晨鐘杜言人境俱靜則發越塵慮无不省斂○師曰天闕者
龍門也按地理志今河南郡春秋時地屬魏後魏兼置雍州及屬
秦記云魚鼈上之即爲龍否則點額而還兩山對峙如門然故曰
龍門龍門乃天之闕門也王介甫以天闕不可對雲臥改爲天闕
閱視也視天上象緯逼近殊不知此詩乃詠龍門有取於闕其理
必然二十八宿爲經五星爲緯象緯逼言龍門山之高也山高則
多雲霧夜宿此寺如卧雲中衣裳皆冷潤釋氏有声聞緣斂耳有
所聞而悟未若心解之爲上也其悟道則一如香岩和尚一日掃
庵瓦礫擊竹聲忽然大悟又如道吾聞巫吹角散地大省此得乎
声聞而有所斂者也甫言睡斂忽聞晨鍾令人深有省悟其亦香
麻香小鳥也與蘇注同

鸚鵡啄金桃亂水通人過

定坊曰詩涉渭

縣壁置屋牢

蘇曰姚崇梵僧居麥積山下

上方重閣晚

百里見纖毫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玉泉之南麓山殊

珠曰玉泉地名山足曰麓

道林林壑爭盤紝

修可曰盛

弘之荊州記曰長沙西岸有麓山其下有精舍左右林嶺環回泉
澗傍有攀石每至嚴冬其水不復霜雪宗淵麓山記云足曰麓蓋
衡山之足也○趙曰張平子

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挿入

赤沙湖

洙曰洞庭赤沙皆湖名

五月寒風冷佛國六時天樂朝香

爐

洙曰香炉峯名○趙曰首言佛寺之香炉耳此乃衡山詩而舊注云香炉峯却是廬山寺矣

地靈步步雲

山草

洙曰釋書言佛得道於雪山○趙曰楞嚴經云雪山大力白牛食其山中肥膩香草

僧寶人人滄

海珠

闍立本稱仁傑曰可謂渤海遺珠矣謝琳奇多斬品族

塔劫宮牆壯麗

敵香厨松道清涼俱

夢符曰右按梁劉孝威謝東亡賜聖僧餘饌汝昌齊柏柏寢之器周穆軒宮之寶乳麋香飯素榛糗漿五杏七桃靈爪仙棗莫不氣馥上天董流

下界石崇芳果金谷僅於万株陳湯木滋杜陵幾於千樹猶自高

謝琳奇多蓮花

洙曰一交響異命鳥命鳥二首一身

金榜

雙廻三足烏

洙曰三足烏言寺額金榜有回鶩反鵠之勢也○趙曰阿弥陀經極樂國常有迦陵頻伽共命之鳥

金榜出神異經西方有宮五色黃門有金榜

而銀錢淮南子日中有踰鳥注云三足烏也

方丈涉海費時

節玄圃尋汎知有無

洙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自張騫使大夏

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平云圃乃崑崙也史記海中有三

神山一曰方丈玄圃崑崙山別名以言方丈元圃遠在何處皆不可得往不若今岳麓寺之傍近可即而居也所以下句有桃源橘洲之因

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

兼蒙暄暖扶飄然班白身奚適旁此煙霞茅可誅

洙楚詞誅鉏草茅以全生乎言當暮年之欲誅鉏草茅旁此而居也易制度言其官至朴畧所以制度易爲也舊注非

桃源人家易制度

洙曰桃源秦人避難

高地

洙曰橘州在長沙○夢符曰右按襄陽記曰李衡於武陵龍陽洲上種橘千樹曰千頭木奴又前漢書張禹買田四百頃比日墾渭高腴土價

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

老宿偕之富貴功名焉足圖父爲野客尋幽慣細學荷

年臘高者比日墾渭百頃比日墾渭高腴土價

顯免興孤

洙曰見何顥因未忘注

一重一掩吾肺腑

洙曰一重一掩山也有如吾肺

青曰吾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若兄弟也○夢符曰右按

山花山鳥吾友于

洙曰山之同處

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與

南史劉湛傳文于素篤

洙曰一老夫

洙曰宋之間之貶也塗經於此有詩尚在壁間○師
侍曰盛弘之荊州記曰長沙西岸有麓山其下有精舍

左右林嶺環迴泉澗傍有礬石每至嚴冬其水不停山足曰麓蓋衡山之足也盤紆回環也洞庭赤沙皆湖名香爐峯名櫟嚴經云雪山大力白牛食其山中肥腻香草此牛唯飲雪山香水其眞德細可合和旃檀珠貪明无瑕翳其性姤之塔剎即塔級也猶云一級二級甫贈李邕詩云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王墓觀詩云浩經云極樂國常有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是諸衆鳥書夜六時出和却因王造平基訪古遊釋氏有香積窟其味清涼如食甘露弥陀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曰中有三足烏金榜指寺額有回鶩返鵠之勢海中有蓬萊方丈山秦始皇遣人入蓬萊方丈求仙人歷時不得至故云費時節亥閏即歲車茅以居兼得日暖扶杖桃源乃秦人避亂之地易制度言壯更變也武陵焉經云橘州在龍縣東北五十里二百步周回三十里孤乃孤負也昔宋之間貳經此留題在壁甫至此復得吟詠景物故曰物色分

留与老夫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洙曰李肇國史譜進士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謂之題名

貞元中劉太真侍郎試慈恩寺望杏園花詩兩京新記西京外郭城朱雀街東第三街皇城東之第一街

朴年八

十九

進業坊慈恩寺隋无漏寺之故地武德初廢貞觀二十年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所立故以慈恩爲名南院臨黃渠竹木森邃爲京城之最寺西院浮屠六級高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門玄楚所立浮屠內有梵本諸經數十匣浮屠前東塔立太宗皇帝撰三藏聖教序及高宗皇帝述聖記二碑並褚遂良書立於弘

此寺及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

趙曰以言其高也烈風唯高迥然後有之公古柏行又曰冥又烈風孤高多

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

洙曰王仲宣登樓賦登茲樓以西望兮聊

彼日以銷夏爰爰詩我生之後達此百憂魏文帝雜詩列北風涼陸士衡詩感物百憂集劉越石云負杖行吟則百憂俱憇至曹子建遂使懷百憂潘安仁詩列夕風厲孔子臨河而歎逝者梁鴻望帝京而作五噫甫之百憂蓋有所傷云○師曰甫登此塔俯視兵火之後景物蕭條寧无憂傷乎惟曠達之士對此能遺適耳象教王筠棲頭陀寺碑正法既沒象教陵夷注謂爲形象以教人○趙曰言危樓高觀世間无有推訖之象教而後可營

洙曰一可追冥搜

洙曰孫興公遊天台山賦非夫遠寄

仰穿

龍蛇竚始出枝撑幽

鄭曰：擰抽庚切邪柱也。此塔磴道屈曲，則公有龍蛇窺出之句宜矣。塔每級之下

七星在北斗

漢聲西流

河漢聲西流

鴟鴞隨陽志在稻梁當綠山之畱京城賢人高車遠引投竄林野
有似黃鸝柰何詭隨之志受賊僞著不過苟得爵祿而已豈不若
隨陽之鴟志在遠圖唯
在於稻梁自肥者耶

陪李梓州王閣州蘇遂州李東州四使君登惠義寺

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

修可曰取佛書不住相意謂天運無常以成四時○齊諲曰不

住者言無君也鶯花隨世界樓閣倚山巔

朱曰倚一作寄爾雅釋名山頂曰冢亦曰

巔遲暮身何得

朱曰言裴老而未有所得也

登臨意惘然誰能解

金印

趙曰所以謳四使君也

瀟洒共安禪

朱曰一云三軍將五馬若合安禪○蘇曰王得至

印共此安禪亦免榮華之事弟笑而不答

何限

朱曰一作限

倚山木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影

朱曰王時爲蜀牧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朱曰王時

度寒塘風物悲遊子

蘇曰江淹過灞陵秋深葉脫漢曰何限風物寥落祗悲遊子故園之思

登臨憶侍郎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

田曰金光明經云佛日大悲滅

閻一切

遊修覺寺

前遊

野寺江天豁山麻花竹幽詩應有神助

夢符曰右按唐書張說既責岳

州而詩益淒婉人謂得江山助○修可曰謝靈運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吾得及春遊徑石相

朱曰一作深

縈帶川雲自

漂轉暮歸愁

師曰言衆僧得所棲託傷

已漂轉曾衆僧之不若也

後遊

寺憶曾遊處橋檻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

趙曰言游者皆得
見之無所私也

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爲

減捨此復何之

上牛頭寺

青山意不盡袞袞上牛頭

趙曰袞袞相繼不斷之義出王
濟說張華說史漢袞袞可聽

無復能拘礙眞成浪出遊

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

何處鶯啼切移時獨未休

望牛頭寺

牛頭見鶴林

蕩曰鶴林即靈仙鶴也

梯逕繞幽深

朱曰一作秀麗一何深

春

色浮

朱曰作流

傳燈無白日

朱曰釋氏以灯喻法謂能破暗也六祖

皆言傳法。趙曰此言長明灯也借傳灯字言之耳燈所以照夜而白日亦有灯故云無白日舊注遂引傳灯事非也

布

高通天

河宿

朱曰作沒

殿陰

趙曰言殿之高也。詠曰言殿

地有黃金

朱曰見長者自布地注○趙曰言佛宗佛書有黃金布地

不住心

朱曰釋書有不住相常住相○趙曰緣佛書有住相而公摘用之義取於無所住而生其心也

布

不住心

朱曰釋書有不住相常住相○趙曰緣佛書有住相而公摘用之義取於無所住而生其心也

上兜率寺

鄭曰兜率當俟切

兜率知名寺

朱曰佛書有兜率如實祭天宮故取以名寺

真如會法堂

朱曰真如禪理也○趙曰

棟宇自齊梁庾信哀雖久何顯好不忘

漢人尚氣節漢人尚氣節

感反人之義而爲之復父離與李膺善後爲宦者所陷云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素紹愛慕之私與往來結奔走之友○趙曰庾信作哀江南賦所以哀者以金陵瓦解而身竄荒谷後漢末黨事起顥私入洛陽從袁紹計議其窮困閉瓦者爲求救援以辭其患蓋公言身已流落有庾信之哀矣而哀愁之中不忘交好也何顧者有救之之心也○師曰言甫所至爲人所好詩所謂在彼无惡在此無數是也

白牛車遠近

趙曰法華經云有太白牛胎從

且

欲上慈航

夢符曰右耿清涼禪師序般若心經云般若苦海之慈航昏櫛之巨燭也

望塊率寺

樹密當山徑江深闊寺門霏霏雲氣重朱曰九章白霰
雷紛其無根兮
而乘宇雲云霏霏明月浪花翻朱曰海賦蠣象不復知天大空餘
見佛尊時應清盥罷鄭曰盥古蘭切隨喜給孤園朱曰釋書有
給孤園又有

給孤長者

山寺

朱曰得開字
章留後同遊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鄭曰龕前佛不復辨百身
一丘苔朱曰天台賦殘
苔之謂石唯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閨

龍象泣足今信者哀

蒼舒曰右按王筠接頭陀寺碑曰正法
求經曰有比丘名曰龍樹龍象猶佛象也○修可曰維摩經云善
產生勢力譬言如龍象又傳火錄云達摩是六衆中所師波羅提法中
龍象蓋龍象乃鱗毛頭中最巨者猶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故經稱僧之出類者曰龍象非佛像也

使君騎

紫馬

蘇曰謝靈運出守永嘉人曰騎紫馬者乃太守也蓋當日
靈運宗子文東同治郡猶今之守倅並行也永嘉今有紫馬

僧衣藍纓

告訴棟梁摧公爲顧兵徒咄嗟檀施開符

知多羅樹

却倚蓮華臺諸天必歡喜鬼物何嫌猜以

茲撫士卒

孰曰非周才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禍胎朱

福有基禍有胎○趙曰漢武帝謂臨賀王曰汝包裹禍胎也

肉雖重裘晉書荒林寒可廻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朱曰涪城
梓州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
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回廊春寂寂朱曰春
一作青浴鳬

飛鷺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朱曰

釋書有諸天皆言勝樂事公之未章因以見志也○蘇曰常宗侍
燭帝游寶山帝曰幾時到上方踪曰昏暗應須到上頭左右失笑

帝曰淳古君子也

暮登西安寺鐘樓寄裴十

朱曰四一作曰

暮倚高樓對雲峯僧來不語自鳴鍾孤城返照紅將

飲

朱曰夕陽謂之返照

近市浮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聞寂

趙易曰

故人相見未從容

朱曰從容款曲也天知

君苦思緣詩瘦

蘇曰崔浩愛吟詠子病如此乃子苦吟詩瘦也

一日病起友人戲之曰非醉中書焉

大

朱曰一

向交游萬事慵

朱曰李曰曾有戲贈公詩云借問年來何

瘦生只爲從前作語苦○趙曰緣苦詩之故其在交游也万事皆慵廢矣

秦州雜詩二首

居仁曰同作二十首一
首見馬門餘見都邑門

秦州山

朱曰一
作城

北寺勝跡

朱曰一
作故

丹青野殿空月明垂葉露

朱曰一
作故

喂罌宮

朱曰後漢隗罌據龍西天水郡

雲逐度溪風

蘇曰李隱尋友人不見謂童曰何往童答又

日主入何往童曰白雲无心逐風度溪尔李驚

興久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

山頭南

朱曰一
作東

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清渠

朱曰一
作前

一邑傳秋花危石底晚景卧鍾邊

朱曰一
作前

俛仰悲身

世溪風爲颯然

朱曰颯一作肅

玉臺觀

滕王造○趙曰觀在高處

其中有墓号曰玉墓也

中天積翠玉臺

朱曰一
作虛

遙天臺樂府歌闋觀玉墓住帝之

上帝高居絳節朝

修可曰顏延年應詔詩曰坤行浮浮景

交映溢中天攢素飫森靄積翠亦蕩羊

所居注松栢重布云積翠○趙曰以墓之高而在道觀故直指爲上帝之高居而群仙絳節所朝之處也

遂有馮夷

來擊鼓

朱曰曹子建洛神賦馬夷鳴鼓女媧清歌馮夷乃河伯濟予注馬夷者弘農華陰童鄉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龍

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馮夷即河伯夫人抱朴子釋鬼篇曰馬夷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水死天帝署爲河伯三說不同故並載之生羽翰言飛仙也

吹簫

朱曰秦本紀大費佐舜是爲伯翳舜賜姓嬴氏列仙傳蕭史秦女弄玉之夫也教弄玉吹簫作鳳凰鳴而作鳳凰臺

吹其上一日夫妻隨鳳仙去

江光隱見元龜蠶盆

朱曰李華海賦或曰石自高麗望之其勢參差可以想其如鳥

石

勢參差烏鵲橋

朱曰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趙曰石自高麗望之其勢參差可以想其如鳥

鵠之更有紅顏生羽翰便應黃鶴老漁樵

玉墓觀

滕王造

浩劫因王造

朱曰一作起劫猶壯也頭陀碑云功濟塵劫趙曰公言首觀多使道書度人經曰惟有元始浩劫

之家○師曰劫蓋俗謂塔之一級二級爲一劫二劫子美岳巖道林二寺行亦曰塔劫宮牆壯麗敵若以爲壯劫之劫則玉臺乃滕王於高宗調露中任閩州刺史日所造去子美未百年豈可言浩劫因主造乎

平臺訪古遊

朱曰梁孝王大

治宮至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

朱曰見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趙曰以梁王平臺比之

朱曰平臺在

前詩注

文字魯恭留

朱曰景十三年魯恭王餘初治宮至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鍾磬琴瑟之声

王比滕王也以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跡在焉

乾坤到十洲

朱曰道書中有

群帝

朱曰道書云天有群帝而大帝最尊帝猶五方之帝也大帝此極也

乾坤到十洲

朱曰道書中有

笙鶴時過比山頭

朱曰劉向列仙傳云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以墓在道觀中於天地之間由此可以到神仙十洲也

人傳有

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柏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

侍我緇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頑望之不得到舉首謝時人而去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十一